



但行篤行志 不負人間春

何志平

又是一年元宵。

日子倏然而過，轉眼就到了丙午馬年第一個月圓之夜。香港忽然很冷，那種冷不算凜冽，完全是從細雨中慢慢滲上來的，絲絲縷縷，纏着人的腳踝不肯放。一遍遍刷着天氣預報，翹首以盼着暮色降臨後，雲層能稍稍退讓，容月光與星辰編織一場夢幻綺麗的盛宴。

算起來，節後已復工逾十天。過了今夜，馬年春節也算畫上了句號。新聞播報說今年元宵有月全食，罕見血色滿月與六星連珠奇觀將現。這種天體精準排列的數學之美，上次是2007年，下次相遇要到2072年。晚間早早出門，街頭巷尾流光溢彩，利東街、文化中心露天廣場、北角匯等，滿眼桃花綻放及璀璨花燈、醒獅游龍，處處勃發出一股盎然生機。紅燈籠高高掛如星子墜落凡塵，既有瑞馬踏雲騰躍，驕驍馳騁、勢不可擋，也有牡丹錦鯉等，層層疊疊，雍容又靈動。光影交錯間，千盞燈火蜿蜒成河，將心有錦程春、策馬踏光行的從容奔赴與心之所向，糅進香江夜色。

元宵主要在賞燈，也叫逛燈市，或鬧花燈、踏燈節。無論「銀燭影中明月下，相逢俱是踏燈人」，還是「有燈無月不娛人，有月無燈不算春」，皆道盡其中真諦。燈火相依，人們逛着鬧着走着，才是元宵。花燈與元宵，互為靈魂。花燈變化萬千、種類繁多，大江南北各有不同，北方豪邁大氣，江南婉約靈巧，嶺南鮮活熾烈……清代《京都風物志》有載「其燈有大小、高矮、長短、方圓等式，有砂紙、琉璃、羊角、西洋之別，其繪人物，則列國、三國、西遊、封神、水滸、志異等圖，花卉則蘭菊、玫瑰、萱竹、牡丹，禽獸則鸞鳳、龍虎

以至馬牛貓犬與魚蝦蟲蟻等圖，無不顏色鮮美，妙態純真，品目殊多」，繽紛幻彩中，人們早已看燈不是燈，有着更多審美、性情、志趣、民俗、祈願等象徵意義和美好期盼了。

關於元宵張燈起源，學界觀點莫衷一是，流傳最廣的有「太乙神祭祀說」「佛教燃燈說」和「道教三元說」。三種說法不管怎樣，元宵根系內核，都與中華文明早期以燈火照亮天空、與天地神明溝通等祭祀活動深度交纏。其之形成不是單一起源，而是多種文化因素歷經漫長歷史，不斷交融、演變、沉澱，最終匯聚成今天的形態。

但賞燈具體成一種制度，實始於唐初，盛於兩宋。唐代在正月十四到十六取消宵禁，全民狂歡、徹夜遊玩。到宋代，燈市得名且擴大作用，天數從十五到十九接連五夜，燈的種類也空前豐富。事先必搭一座高達數丈燈棚，燈燭數十萬盞，金碧相射，錦綉交輝。百姓看燈買燈、猜燈謎、放水燈、孔明燈、天燈，熱鬧非凡，遺澤至今。

辛棄疾那句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」和結尾「眾里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，道出人生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」的境界，被奉為吟詠元宵壓卷之作。十里燈火盡繁華，尋尋覓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原來繁華盡頭是孤獨，也唯有獨孤。這之間，涵蓋了一個個紛繁複雜的時代。每個前來賞燈點燈的人，都在祈求煙火向星辰、所願皆成真。所以我幼時常想，全球點燈皆富民族特色，全文託宗教仰望。猶太人有光明節，波斯教有拜火教，天主教堂點蠟燭，佛教水上浮燈念先人，道教燃天燈拜斗賜福增

壽，俱為點亮長明燈、永不熄滅，何以獨西方人生日許願要吹掉蠟燭？不該是單純點一盞燈、許一個願，在燈火跳動瞬間，心願隨光飄遠，直向天盡頭。

後來讀書，看到諸葛亮臨終前於五丈原上點燃七星燈陣的故事。七星燈對應北斗星辰，亦稱續命燈或招魂燈。一說他透微天象變化，七星燈陣位置與蜀軍陣勢呼應，乃天時已至徵兆，是一項融合天文學、軍事戰略與情報工作的精妙布局；二說他祈禱北斗續命，以期完成北伐大業。在七盞主燈旁依八卦之方位，點燃四十九盞燈。若七日內主燈不滅，壽命可增十二年。但即將成功之際，一主燈不慎被人碰倒，一切努力付諸東流，諸葛亮揮劍長嘆「生死有命，不可強求」。因而燈在我心中，愈加神秘莊嚴，不僅僅是手中的燈籠，更散發着智慧之光。

現代城市燈火通明，元宵的燈與其說是為照亮什麼，不如說是為記住什麼。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」千百年來層層積澱的信仰、希望、團圓、光明不滅的火焰，都在今夜這一刻大大小小的花燈藝術展上迸發出新的希冀。

我抬起頭，身旁是牽着手的老夫妻，步履緩慢卻默契，紅彤彤的光影映着他們

鬢角的霜雪，也映着眼底漾開的那束柔光。前面追跑打鬧的孩童，揮舞着螢光棒，咯咯的笑聲清脆如銀鈴。燈火遙相映，人間共良辰，便是最好的圓滿。

正月十五鬧元宵，十七驚蟄落燈。賞燈之後那些蓄積已久的鬱悶濁濁，早已隨風而去；曾經蟄伏已久的期盼歡喜，終將破土而出。這是大自然的召喚與新生的吶喊，也是每一個心懷夢想者的起點！芸芸眾生，但行篤行志、不負人間春，時刻等待着那破天的春雷、上揚的溫陽地氣及呼喚着起來的衝鋒號角。

「蟄久者，飛必高；厚積者，行必遠」。我們要在步步攀升的正義剛陽之地氣的嶄新春天，心燈不滅，以一燈傳諸燈，終至萬燈皆明。

黎明已至，乾坤在握，讓我們攜手舉步，乘風上九天！



▲重慶萬畝梯田油菜花盛開，山坡被「染」成金黃。 中新社

愛爾蘭與北京劇團聯手 重新詮釋布萊希特《巴爾》

金世佳演繹複雜人性 3·19藝術節登場

由香港藝術節委約及與北京當代話劇團、抱風嶼及荷蘭藝術節聯合製作的話劇《詩人之死》將在今年3月於香港藝術節首演。這部話劇基於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第一部戲劇作品《巴爾》創作而成，該劇主演金世佳、導演及改編 Ben Kidd 和 Bush Moukarzel、多媒體設計 Sebastien Dupouey 日前在北京接受香港媒體採訪。

面對這個布萊希特本人並不喜歡的作品，主創團隊認為其呈現的議題在今天具備探討的價值，他們將結合藍幕技術，呈現舞台與直播畫面兩個空間，通過現場表演和直播鏡頭對巴爾的越界行徑進行「打碼」和「消聲」，從「取消文化」的角度來呈現和探討巴爾離經叛道的墮落行為。

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



▲話劇《詩人之死》主創接受採訪。

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布萊希特戲劇作品《巴爾》講述了一個叫做巴爾的詩人和歌手的命運，他沉迷性和酒精，過着放縱和離經叛道的生活，並殺害了最親密的朋友，最終死在了樹林裏。布萊希特原本希望通過這個劇本探討人在缺乏秩序與約束的狀態下，會呈現如何混亂的生命狀態，然而這部作品在被搬上舞台後，巴爾的形象卻受到了一些觀眾的熱烈歡迎，這令布萊希特難以接受，他反思並評價這部作品完全缺乏智慧，甚至建議不要搬上舞台。

舞台與直播影像巧妙並置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《巴爾》漸漸被戲劇舞台淡忘，成為布萊希特知名度相對較低、排演次數也比較少的一部作品。既然如此，今次為何要將這部作品搬上舞台呢？導演 Bush 表示，一直以來他們都關注於知名戲劇家早期的作品，認為這類作品充滿年輕的可能性、雜亂與真實感，更能產生情感共鳴。他笑言，「因為我們自己不是天才，所以我們喜歡劇作家在成為天才之前的想法。」「同時，觀眾對於這些作品的了解也不如他們的經典作品那麼深入，因此我們有更多的創作和表達的空間。」Bush 提到，布萊希特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藝術家，「他深受中國美學的影響，也是一名左翼劇作家，共產主義思想是他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這讓我們可以更容易與中國觀眾交流。」Ben 則認為，《巴爾》所呈現的議題在今天具有探討價值，「世界上每種文化都涉及到的問題，什麼是好人與壞人，如何對待壞人。這像是一個有趣的交匯點，在我們和我們的中國演員、中國合作夥伴之間產生化學反應，因為這些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處理方式。」

那麼，要如何呈現這部布萊希特本人並不滿意的作品呢？《詩人之死》給出的答案是，通過「取消文化」的角度。以往對於《巴爾》的製作中，常常將他塑造為搖滾明星的形象，這讓「巴爾」這個人物收穫了人氣，但如何看到巴爾的道德淪喪實際上仍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。Ben 表示，「沒有人

會否認巴爾的行徑需要受到懲罰，但是如何才能解決這些不良的問題仍值得思考。」

表演現場將通過現場直播技術，讓舞台與網上直播的影像巧妙並置，並對直播畫面中巴爾的越界行徑進行「打碼」和「消聲」，觀眾將看到演員在舞台的表演，和在大屏幕上身影模糊、愈來愈不穩定甚至超現實的影像。Ben 提到，這是他們首次採用舞台與屏幕 1:1 同步呈現的形式，結合藍幕技術，演員需在經典戲劇表演與精準鏡頭表演間切換，讓觀眾感受演員不同的表演技巧。

探討觀眾「為何被反派吸引」

而在劇中飾演巴爾的，正是在話劇和影視劇中都有豐富表演經驗的演員金世佳。金世佳認為這個劇本很有當代性，相信今次的《詩人之死》，會挖掘出《巴爾》在布萊希特時代未被發現的意義。他表示自己並不預設一個固定的形象，而是從自身感受出發，不刻意設計，通過動作、眼神等細節讓觀眾感受人物的複雜性。

對於表演張力極強的角色，金世佳頗有經驗，無論是此前在《狂飆》中飾演的田漢，還是《卡利古拉》，金世佳認為他們的核心都是「內心有火、有生命力、有自我世界」的人物，他們的痛苦與掙扎讓角色更具張力。

談到對金世佳的選擇，創作團隊認為他與巴爾的「魅力與魅惑性」的特質十分匹配，這種魅力是角色的危險之處，也能引發觀眾「為何被反派吸引」的思考。

《詩人之死》愛爾蘭正點劇團 x 北京當代話劇團

時間：3月19日至21日晚上8:00
3月21日至22日下午3:00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劇院

演出訊息

取消文化

取消文化(Cancel culture)是一種社群抵制行為，公眾對特定對象的爭議言行發起的集體抵制，常通過剝奪職業支持、商業代言等方式實施。其核心機制是社交媒體快速傳播形成的輿論壓力，核心特徵是通過輿論施壓促使特定對象承受職業或社會聲譽損失。被抵制的對象最終往往因為失去原有社會關係平台(即「平台驅逐」)而無法繼續存在，最終「被取消」(cancelled)。

小檔案

金世佳
青年演員，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05級表演系。
代表作品：田沁鑫導演戲劇作品《狂飆》；舞台劇《威尼斯商人》《卡利古拉》等。電視劇《問心》《獵罪圖鑒》；電影《一個勺子》《掃黑決戰》等。



▲話劇《詩人之死》排練照。

「丑生王」展回望梁醒波演藝歷程

【大公報訊】香港文化博物館即日起舉行「詼諧惹笑『丑生王』——梁醒波」展覽，透過約70組精選銀藏和展品，包括首次展出的五套戲服、戲橋、報刊及相片，展現梁醒波跨越伶影視三界璀璨演藝歷程。展覽免費入場。

1950年代，梁醒波轉演丑生，其演繹的諧趣角色廣受好評，獲「丑生王」的稱譽。從粵劇舞台、電影銀幕到電視屏幕，無論是主角或配角，戲曲或電影，悲劇或喜劇，梁醒波憑藉其深厚的粵劇功架與獨特的幽默感，演活了多個經典角色。

精選展品包括梁醒波曾穿過的「啡地金銀片男蟒」戲服、戲裝照、《獅吼記》粵劇電影海報、《烏龍王發達記》電影劇照，以及《高君保私探營房／劉金定力斬四門》電影特刊，回顧這位「丑生王」在粵劇和電影生涯的精彩點滴。

觀眾可在展廳欣賞梁醒波電影角色回顧專輯，以及掃描二維碼收聽電台節目主持講述梁醒波的演藝人生。

博物館將於4月開始每月在劇院放映兩套由梁醒波主演的經典電影——《小寶寶七戲烏龍王》(1960)和《獅吼記》(1959)。

有關展覽和電影放映詳情，可瀏覽網頁 hk.heritage.museum/tc/homepage.html。

「詼諧惹笑『丑生王』——梁醒波」展覽

展期：即日起至2028年4月24日

地點：香港文化博物館



▲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舉行「詼諧惹笑『丑生王』——梁醒波」展覽。